



民族文化傳達的使者——ルグヌドル・パツクル
Rugnudru Pacekele, a Messenger of the Drekey Culture
文·圖——Rugnudru Pacekele [巴清雄]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博士生)

—— 巴清雄 傳達民族文化的使者

我是魯凱族人，生在屏東縣霧台鄉霧台部落。我記得小時候在田裡工作不夠勤奮時，耳邊就會傳來媽媽的聲音：「不認真讀書，就要工作一輩子。」誰知道，這句話對我的求學成績一點激勵的效果都沒有，我們快樂的童年與生活中累積的經驗，遠遠勝過學校學到的知識，我反而不記得在課堂裡學了什麼，讀書的印象，也只剩下煤油燈和燭光熠熠的浪漫畫面。結果，學校學習的知識跟日常生活無法連結與應用，倒是記得溪邊游泳、田裡工作、砍柴、上教堂的美好時光。

外地就學 開拓視野

國小畢業後，跟著姊姊到平地原住民國中——瑪家國中讀書與住宿，學校同學大部分是排灣族，只有少部分是魯凱族。對我來說，我從來沒思考過為什麼要讀書，它不過是我成長的過程罷了。因此，老師教什麼我就學什麼，成績好壞不重要，我就是簡單地生活、學習、交朋友。然而我也很清楚，同學成績的好壞，經常傳到我們的耳裡，從中可充分感受到排灣族與魯凱族同學的競爭性，回到部落裡，也會聽到某家孩子的成績多好多棒；可惜，這些對我來說都沒有激勵的作用，成績始終不突出，幸虧我國中一年級沒有學壞。國一暑假，媽媽向我提議，要不要跟牧師的兒子到漳化的教會學校讀書時，我沒有多加思考個中緣由就一口答應了，就這樣，我人到了彰化，認識了來自不同部落與族群的同學，算一算除了達悟族外，其他族的同學都「到齊了」。這段學習經歷，擴大了我對原住民族的理解與視野，也讓我學會從語調或長相中辨認不同的族群身分。班上同學或多或少受到3位平地同學在意成績的影響，我發現同學們的求學態度都很認真。在這個學校，影響我最大的是信仰上有清楚的認識與長進，其次是我結交了許多不同族群的



參加崑山科技大學的國際服裝展示秀。





2013年帶領台北中山女高部落體驗團親臨部落文化。

學長姐及同學們，至今，我們在各處見面仍覺得像家人一樣的親切跟歡樂。

努力學習 盡力做好

或許是生長背景與實際生活需要的關係，我的求學過程與一般人不太一樣。讀書、工作、教會生活與部落需要，經常相互糾結，也因此我的學習橫跨了商、工、文、農4個領域。高中時，為了照顧遠在台南讀啟聰學校的弟弟，我選擇到台南讀高職，又考量畢業後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選讀商科。當時全校學生中只有兩位是原住民，不過，我因為住宿的關係，加上自己沒有心機又容易相處，所以很快地結交許多朋友，在學校甚至都忘了我是加分錄取的，只知道應該盡力讀書。雖然，我成績沒有同學們那麼好，但因為自己花了點功夫，所以心裡也踏實許多。可是畢

以選讀商科。
能很快找到工作，所
高職，又考量畢業後
弟，我選擇到台南讀
南讀啟聰學校的弟
文、農4個領域。高中時，為了照顧遠在台
互糾結，也因此我的學習橫跨了商、工、
讀書、工作、教會生活與部落需要，經常相





或許主流社會看重學位，對原住民族文化也只相信漢人博士所做的研究，卻不相信部落族人的觀點，這也讓許多部落族人頗感無奈。因此，我心裡常常有個聲音，催促自己要為族人、為自己的文化說一些公正的話。



業後，我發現許多公司需要的是漂亮的女會計，即便商科的知識並非無用武之地，但是我仍坦然面對環境的現實。退伍之後，為了能在教會生活，我來到台北工專就讀工業工程科。工業工程原由機械科分出來，主要學習的內容是改善並合理化工作環境，使生產的流程更有效率，同時學習評估投資的效益。從某個角度來看，工業工程也是一種管理學，所以，系上鼓勵不同領域的人前來就讀。由於工業工程學的東西很複雜，感覺我們沒有什麼比他人更突出的專長，可是我的學習態度一直不問將來能做什麼，只問今天學了什麼，盡力學到最好。畢業後，我很多同學沒有走上工業工程這條路，倒是我進了企管顧問公司跟聲寶公司做了7年的工業工程師。

不為學歷 為的是部落族人

為了真切認識我所信的神，也渴慕在屬靈上有所長進，在我工作7年後，辭了工作，參加台北教會全時間的訓練，用兩年的時間認識真理，向人傳講福音，也在鄉鎮傳道。訓練結束後，我考取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工作，協助館內或到嘉義、雲林、彰化、南投、苗栗、新竹等各國中小及全國特殊學校推動科學教育。其間有機會到原住民學校，感受山區與偏鄉教育資源的缺乏。雖然自己在科學領域知識較不足，但是，為了滿足來科博館參觀的觀眾以及到校服務時學生的求知慾，我透過教學相長的機會充實自己，除此，我也利用機會帶都市的學生或朋友到部落體驗魯凱族生態知識與生活，以學習將傳統知識與科學知識融會貫通。博物館服務期間，常常遇到參觀的觀眾及同事問一些關於原住民族的問題，這



帶領台灣遊學團參觀魯凱族霧台部落。





參與民族植物調查。

迫使自己開始關心漢人怎麼看待自己的文化，也鼓勵自己要重新認識台灣原住民族。

為了讓自己可以更直接研究自己的文化，我再次考進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藉此機會重新學習認識魯凱族民族植物學以及物質文化的相關知識，也在博物館涉獵相關的原住民族物質文化與現代科學知識，思考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的關係。

別人讀研究所是為了學歷，但是，研究自己的文化可不能單單為了獲得學位而已，更多了一份責任與使命感，所以我盡可能把研究做好，以對得起族人，並為族人與後代留下完整的資料。

另一個新的開始

就讀台大的博士班，並不是我人生的目標，對個不是很會讀書的我來說，真是神莫大的憐憫與恩典。或許主流社會看重學位，對原住民族文化也只相信漢人博士所做的研究，卻不相信部落族人的觀點，這也讓許多部落族人頗感無奈。因此，我心裡常常有個聲音，催促自己要為族人、為自己的文化說一些公正的話，尤其當我看到或

聽到許許多多對原住民族文化的不瞭解甚至誤解時，我想扮演一個能幫部落族人把正確資訊清楚向外傳達的使者，也幫忙釐清主流社會大多數人從文獻或媒體上看到的錯誤資訊。另一個投考博士的重要原因，則是希望陪著孩子成長，並同他們過正常的教會生活。

由於我從人文轉到農學領域，得在大學基礎課程、研究所課程、博士課程交互學習，許多生物、植物生理、統計、實驗設計、土壤、作物科學、氣候科學、環境科學等課程，都要從零開始，更困難的是這些課程很多都得讀原文書，許多專有名詞也都必須重新認識。還好我抱持不恥下問求教於人的態度，加上同學與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很有耐心地給予教導與協助，使我能漸入佳境，度過一道又一道的學習關卡。我能融入這些對我來說頗為艱深的學問，某方面是因為過去山上生活的環境、吃的傳統食物、研究的民族植物，讓我不害怕面對陌生的知識，反而想要一探個中的奧秘。加上我有信仰，在學習過程中的壓力總是藉著與弟兄姊妹、家人的禱告，讓我能喜樂地學習。另外，工業工程所學到的時間管理效率、動作研究與改善方法，甚至商科學到的打字速度，都間接在我博士學習的階段成為重要的工具。◆



Rugnudru Pacekele
巴清雄

魯凱族，屏東縣霧台鄉霧台部落人，1959年生。現於台灣大學農藝所攻讀博士。曾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其間策劃「立鼓百合」魯凱族頭飾特展、「霧台八八水災」回顧展等，並籌畫執行「小米回家」與「遊

學台灣」霧台鄉魯凱族生活體驗系列活動。長期維護和傳承魯凱族文化，希望成為推廣文化的使者。